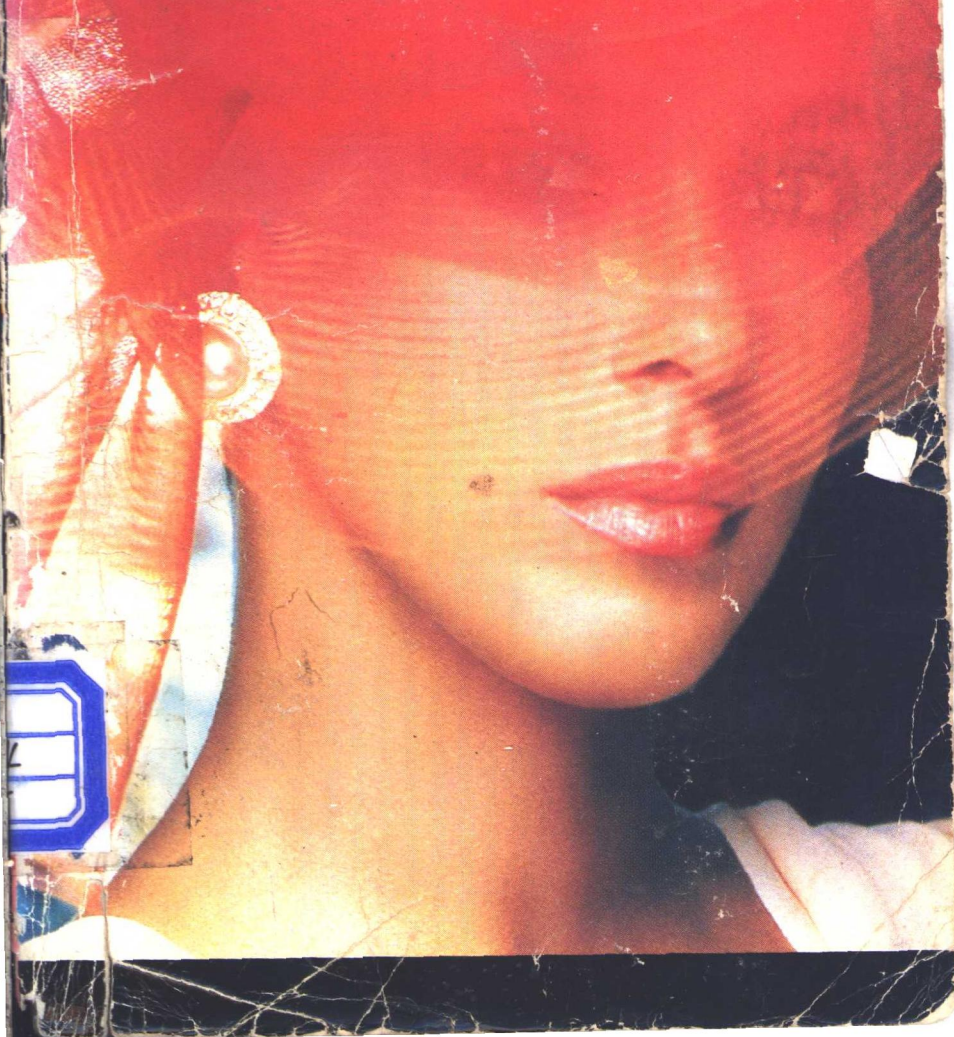


[美] 布雷恩·莫尔

# 妻子de欲望



# 妻子的欲望

〔美〕布雷恩·莫尔著

唐之 晓峰译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1988. 广州

责任编辑：吴 或

封面设计：贾 锐

书名	妻子的欲望
著者	(美) 布雷恩·莫尔著 唐之 晓峰 译
出版	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(广州环市东淘金坑42—43号)
印刷	广州华南印刷厂
开本	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160千字
版次	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	1—80000册
书号	ISBN 7—80521—067—5 / I·30
定价	2.45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本书原名为《女人的欲望》。

作者布雷恩·莫尔，是位爱尔兰裔美国作家，在西方文学界享有一定的名望，曾获包括“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小说奖”等的多项文学奖。他的作品以在通俗题材与浪漫故事中剖析重大社会问题见长。本书是他众多力作中最有影响的作品，曾被评论界誉为“现代工业社会的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。”

本书情节围绕一位来自爱尔兰的已婚女士——年轻貌美的希莉娅——在法国旅游时陷入的一段“婚外情”而展开。单身旅行的希莉娅在“花都”巴黎邂逅了比她年轻的美国大学生汤姆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汤姆不惜一切尾随她在法国海滨周游，展开爱情攻势，经过一番浪漫缠绵的追逐，希莉娅被压抑被冷冻多时的爱情终于如堤决口，一发而不可收拾地投入汤姆的怀抱，这时风波顿起，枝节横生，并引发出一系列曲折复杂的命运冲突和令人惊奇的结局……

这部以现代旅游为线索，以浪漫爱情为题材的通俗小说，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学意义，它真实地再现了当今西方社会女性所面临的人性困惑，揭示了西方“妇女解放运动”的某些特定根源，并形象地探讨了“旅游”之于人性、爱欲、婚姻、家庭等等的独特价值与微妙作用。

门上是帕格留的条子：

“把你的行李放那间空屋里，然后你就象到家了一样随心所欲吧。我六点以后才能回来。”

希莉娅把沉重的手提箱放在门口，按照帕格信上讲的，在最高一级楼梯的地毯下面找到了钥匙。随着铰链的吱扭声，门被推开了，她弯腰去提箱子，这时，一只大花斑猫从她身边一窜而过，跑到房间中去了。希莉娅虚惊一场，怀疑这不是帕格养的猫。她走进房间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

“猫咪，猫咪。”

一直走到前厅，她才看到那只花猫正在厨房门口一只喂猫用的小盆里喝水。她终于安下心来，慢慢脱去了身上的外套。

房间里非常静谧，这儿远离闹市区，喧嚣的市声几乎传不到这里。希莉娅走进卧室，很想看看窗外会是怎样一幅秀美的景色，她拉开法式窗户的边门，走到了窄窄的阳台上。楼下就是流淌的塞纳河，它穿越街巷，卷挟着多少历史

和传说，这对任何爱尔兰的城市而言都是无法相比的。就在她沉思之际，一艘观光船从圣·米歇尔大教堂巨大的阴影中驶出，开进了铺满阳光的水面。那些游客都挤在甲板上，离希莉娅的距离不远，如果他们看到她，该不会把她当成是奢华淫逸的法兰西贵妇人吧。观光船到了圣·路易斯教堂处突然一斜，好象舵把失控了一样，但不一会儿它又调正了航向，劈开塞纳河混浊肮脏的河水，直向巴黎圣母院方向开去。

希莉娅斜依在阳台的铁栏边，六层楼下的街角是个露天茶座，那些身着白围裙，彬彬有礼的侍者在桌边来回奔忙，很象是订婚蛋糕上那些精巧的新郎塑像。她不由想到了自己在爱尔兰家中的卧室，室外是个花园，砖墙上爬满了英格兰常青藤，远处是贝尔法斯特的群山，它好象就俯卧在花园的墙外，那隆起的山脊看上去就象一个沉睡的巨人的侧面像，面孔仰望着灰暗的天空。正对着她家的就是山的最高峰，人们称它“拿破仑的鼻子”。希莉娅意识到此刻自己正好呆在拿破仑的国度里，觉得这非常有趣。她好不容易才收拢了对拿破仑那些丰功伟绩的绵绵联想，重新回到了卧室。关上窗门之后，希莉娅准备到前厅去拿她的提箱，就在这时，房间里传出一阵异样的响动，她惊恐得几乎不能自持。

强盗？也许更坏？自从那次在阿伯考思的爆炸事件之后，希莉娅总是担惊受怕。她屏住呼吸，有点儿不知所措。这时，一个姑娘从容地从那间空房间里踱了出来。感谢上帝，希莉娅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

“让您受惊了？”

那姑娘也看见了希莉娅，她盯着希莉娅的脸，随意地说。

“不，没什么。”

从声音可以听出这姑娘是美国人，她穿着蓝色的牛仔裤，一件挺土气的罩衫几乎是透明的，空房间的中央放着一只很大的背包，那姑娘正把梳子、发刷和乱七八糟的化妆品往里面塞。

“我原定一小时前就走的，可一个电话让我等到现在，您大概是帕格的朋友，从贝尔法斯特来的，对吗？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我叫黛比·罗茜。”

“希莉娅·雷登。”希莉娅说完，两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贝尔法斯特怎么样？”那姑娘到底开口了。

“平平淡淡。”

“那儿大概比较土气吧？他们好象总改变不了那种混乱局面。”

希莉娅有点窘，她竭力使自己笑得友善些。这该死的美国佬。凯文的一个姨妈也是美国人，一次暑假她从波士顿来玩，那女人简直让希莉娅烦透了。不过，这姑娘也许是帕格的同事，看上去象是这么回事。

“我想你们正在把那些英格兰人赶出去？”那姑娘又问道。

希莉娅没有回答这问题，她反问道：“您是和帕格在一起办公吗？”

“在自由欧洲广播电台？”

那姑娘一笑说，“不，我只是汤姆·洛利的朋友，他和帕格挺不错，我原来早就回国了，可出了点麻烦，汤姆向帕格讲了，她也够意思，让我这里先住下，直到你来。”

这话使希莉娅顿觉几分不安：“这么说，是我把您赶走了？”

“不，不，您别在意。今晚我去旅馆，明天就要回国了，我想会这样的。”

姑娘拎过背包，把它挎到肩上，撑紧的罩衫使她的乳房看上去更显丰满。希莉娅帮着她把背包背好。

“谢谢，”那姑娘说，“我很高兴可以下楼了，我讨厌上楼，那些楼梯怎么样？”

“您走走很合适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姑娘把背包带在腰上系好，象个士兵似地大步走出了前厅，希莉娅忙跑过去帮她打开了房门。

“见到您很高兴。”姑娘笑着道别。

“让您这样走我很抱歉。”

“不必这样，祝您假日愉快，再见。”

希莉娅没立刻把门关上，她觉得这样未免太粗俗，直到那姑娘的身影完全消失，楼道里变得空空如也为止。

四个小时后，希莉娅和帕格在卡波尔饭店庆贺她们久别重逢。饭店里人挺多，两个同性恋者溜达到她们身边时站住了，盯着希莉娅看了一会儿，又窃窃耳语了一番，然后竟向她打起招呼来，脸上还带着一副奇怪的表情。

“难道你认识他们？”帕格惊奇地问。

“不，这怎么可能。”

“他们一定把你当成熟人了。”

“说不定他们把我当成男扮女装的汉子了。”



帕格笑了：“你太敏感了，他们怎么会这样想？”

“大概因为我个头太高吧，往这儿一坐，身子把路都挡住了一半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诸如自己身材太高这类想法？”

“你不是也没忘吗？”希莉娅反问道。

“说点有趣的吧，”帕格笑着说，“还记得费里·雷斯吗？不知他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大概还没死吧？”

希莉娅也跟着笑了起来，脑子里浮现起了在皇后学院时的那位男同学，他常穿一件象短外套似的汗衫，每次听课总是坐在头排，喜欢用一块麂皮的指甲刷不停地擦来擦去。“他老母亲去世了。”希莉娅说，“两年前我在《贝尔法斯特电讯报》上看到了她的讣告。”

“那时他总是去缠学生会，想参加他们组织的野餐，好混一顿中饭。”

她们说着又畅怀笑了起来。

“听说他去了英格兰。”希莉娅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我想是这样。”

“告诉我，”帕格说，“你和凯文真的就没想过移民到别的地方去吗？”

“唉，凯文不会离开贝尔法斯特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开始，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，另外，他一向不愿旅行，我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才说服他和我一道出来度假。”

“我记得过去他也挺爱玩的，”帕格说，“特别喜欢球赛，你记得吗？”

帕格的话使希莉娅眼前又浮现出丈夫的身影，那大大的块头挤在人群之中。体育场的看台上，他总是拿着一副眼镜东张西望，衣扣上还别着事先准备好的标鉴。

“是的，那时是挺有意思的，每到周末我们就驱车到都柏林，住在巴斯维尔饭店，周六的球赛他是必到的，每次回家前还要美美地大吃一顿。可现在不行了，他一点时间也没有。”

“人是可以自己支配时间的。”

“这对他很难，”希莉娅说，“我的意思是现在求诊看病的太多，而且现在他又加了件差事，在英国军队里当外科顾问医生，一星期要到设在里斯本的基地总部三到四次。这些事对一个人来说是太多了。可直到现在，他的情况也没真正好过。”

帕格似乎没在听，她一直盯着大门，整晚上都在盼望伊万会来，可现在看来希望不大了。“跟你说，”帕格开口道，“最近我在法国南方过了一个可怕的周末。”

希莉娅不安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他叫伊万·拉迪克，一个南斯拉夫人。”

“南斯拉夫人？”希莉娅这才明白，帕格有了新的男朋友。

“是个难民，在十六区一个小不点的私立学校里教英文和德文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他还算比卡罗强点儿。”

“卡罗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你别问了，他老婆把他管牢了，伊万总算是离了婚

的。”

“伊万·拉迪克。”希莉娅重复着，象是要把这名子记住。

“我认识他纯属侥幸，”帕格说，“休·克里尔——，对，你还记得休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希莉娅说。休·克里尔是她们当时的艺术课教授，帕格和他曾有一次热烈的初恋。

“是这样，休在都柏林有个美国学生，叫汤姆·洛利。这个暑假到巴黎度假，休就托他来看我。后来汤姆邀我到他的寓所里小聚，伊万和他同屋，我们就这么认识了，这里的缘份竟是休联结上的。”

“你和休还保持来往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很可怜，得了癌症，你难道不知道？”

“噢，上帝，是什么癌？”

“肺癌。”

“他多大年纪了？”

“五十左右吧。希莉娅，你想不想见见伊万？”

希莉娅怔了一下，说什么好呢？

“好吧，当然可以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这么办。吃完饭后我们去阿特丽姆咖啡厅，汤姆和伊万的公寓就在不远的街角上，我现在挂个电话，看看伊万能不能在那儿等我们。”

帕格说着起身径直向盥洗室走去，那有一架电话。希莉娅目送帕格离去，顺势偷偷瞥了一眼邻桌的客人，一个绅士气十足的法国老头正和他儿子一道用餐，他们一边吃着贝隆

牡蛎，一边津津有味地吸吮着贝壳。希莉娅的思绪又荡了开去，她想起第一次来到卡波尔饭店时的情景，那是她还是爱莲思法语学校的学生，她叔叔戴恩正好到巴黎出差，领她到卡波尔饭店吃午餐，在这儿他们遇到了一个年轻人，是《爱尔兰时报》驻巴黎的记者，饭后二人一道去冯塔埃伯尔参加一个花园酒会。在那儿戴恩叔叔几乎无人不识，许多贵妇人都是他的朋友。可现在戴恩叔叔已经死了，是因为癌症。休现在也得了这病。戴恩的葬礼在都柏林举行，希莉娅是当天坐火车赶去的，凯文由于要做手术没能同行。那天，几乎所有名人都参加了葬礼，整个弥撒过程中，红衣大主教始终端坐在祭坛旁边的主教椅上，那身紫红色的大氅代表着肃穆和威严。在墓地上，希莉娅看到了德·瓦雷拉，他脱帽肃立，双手合在胸前，象是为死者祈祷的牧师，在他身边的是政府总理勒麦斯以及各部的部长、外交使节等等。祈祷之后，仪仗队奏起了哀乐，希莉娅不由得哭了起来，她身边坐着麦格婶婶，她没有哭，只是平静地注视着一切，那只手杖夹在她两膝之间，象是支撑着她全部的身躯，当乐声渐渐低下去时，她说道：“我在布雷的店里订了七块果酱饼，差点给忘了，你告诉奥姬夫人留下五块做草莓三明治，听到了吗，希莉娅？”

希莉娅抬起头，又看了一眼那个法国老头和他的儿子，他们已经吃完了牡蛎，正在喝葡萄酒，还不时用奶油面包片去牡蛎壳里沾肉汁吃。希莉娅转过脸来，看到帕格已从那边走回来，远远地向她打了个响指。这意味着那个南斯拉夫人答应和她们一道去阿特丽姆喝咖啡了。

希莉娅冲帕格一笑，心中突然又涌出她最后一次为戴恩

叔叔扫墓时的情景，那是他葬礼两年之后的一个雷雨之夜，希莉娅独自一人来到墓地，墓上没竖十字架，也没有什么说明戴恩身份的东西，只有一条灰色的大理石平放着，象一扇放倒的门。上面刻着：丹尼尔·戴恩 1899—1966。她在店里买了一束石竹花，墓地的看护人给了她一个蓝色的玻璃花瓶，她放好了花瓶之后，默默地离去了。

在阿特丽姆咖啡厅，帕格选了一张靠窗的桌子，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圣格门大街，希莉娅这才想起，法国人是不习惯和朋友对面而坐吃饭的，而是大家都面对窗外观看路上的行人。那个南斯拉夫人原来还没到。

“我喜欢坐在这里，可以看看各色人。”希莉娅边说边把视线投向窗外的行人道。那里一些学生正在游行。

“要我说，这些孩子大多数都该回家去用功，总比在这里穿着奇装异服出洋相好。”

帕格说，“下星期就要开始期末考试了，感谢上帝，幸亏我不是法国学生的家长。”

希莉娅对帕格的话却不以为然，她觉得当个法国人的母亲也许更好，在这儿你的孩子可以随便到喜欢的地方去玩，你不用担心会碰到爆炸、劫持或被警方误捕这类荒唐事。在爱尔兰可不行，儿子丹尼只要在同学家里呆得稍晚一些，就只能在那里过夜，不然在街上便有警察找麻烦。

看到侍者走过来，帕格对希莉娅说：“如果我们喝科温克白兰地，还是在伊万来之前买好，不然的话他是一定要由他付钱的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不过钱要让我付，”希莉娅招呼侍者说，

“请来两杯科温克和两杯咖啡。”

“好的，夫人。”侍者应道。

不知是由于喝了酒，还是期望伊万的到来，帕格兴致明显高了起来，她说：“明天晚上你将重新回到蜜月时住过的那家旅馆，这就是说，你对那段日子充满了回忆。我是指头一次做爱。”

这话使希莉娅有些难堪，但她掩饰住了自己的情绪。帕格虽然才四十岁不到，也算过了女学生那种狂热的年龄，可她谈起性来却总是毫无顾忌的。

“你脸红了。”帕格戏谑道。

“别胡说。”

“希莉娅，我真嫉妒你。你大概是我几个朋友中唯一在婚后仍很幸福的一个。而且在婚后这么久重度蜜月的更没人了，对，你们结婚几年了？”

“十六年。”

“上帝，可真够长的。”

“丹尼已经十五岁了，我们是1958年结的婚。”

“这么说你已经三十八了，看上去可真不象。”

“明年十一月我才满三十七。”希莉娅笑着纠正道。

“伊万比我小四岁，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颓废的味道。”

“别这样想。”

希莉娅边说边想到自己，我是不会这样做的，决不会。不过我毕竟不是帕格，她所做的这一切我根本没机会去做。她硕士拿到后就到伦敦从事毕业研究工作，然后进入了爱尔兰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团，再从纽约到巴黎，在美国她赚了不少钱。她生活得象个男人一样，自由自在，事业有成，还可

以经常周游在大城市之间。而我呢，这些年始终闷在家里，硕士学位如同一张废纸。这样下去我真不知会怎么样了。“帕格，你知道，工作和旅游会使一个人青春常驻，而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只会使你产生迟暮之感，这些年我唯一渴望的就是出来度假，我想我的生活中一定出了什么可怕的毛病。”

“我想……”

帕格支吾着，希莉娅看出她心不在焉。几个人正走进咖啡馆，帕格挥手在打着招呼。希莉娅顺着手势看到了这个年轻人，帕格说只小她四岁，可看上去他简直象个孩子，最多也就十来岁吧，高高的个头，头发又黑又长，一张脸瘦削而苍白，身穿一件棕色的圆领衫、棕色的灯芯绒裤子，脚上的旅游鞋已磨得很厉害，那牌子和去年丹尼买的一样。他边走边笑，不时把头向后一甩，以使额头上那些遮住眼睛的头发跑上去，那动作只有女孩子们才常做。

“你好，汤姆。”帕格招呼道。

原来他不是帕格的男朋友。

“希莉娅，这就是汤姆·洛利，这是希莉娅·雷登夫人。”

“你好，”汤姆说，然后他转向帕格：“我恐怕带来了点坏消息，伊万又改变主意了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

他坐了下来，样子很随便，一双腿搭在椅子的扶手上，胳膊靠着椅背。他看了看希莉娅，接着对帕格说：“他已经出门要来这儿和你们约会，可出门没一会儿我就听见他在院子里叫唤，出去一看他已经瘫在那里了。”

“他一定会骂我的，不信你看。”帕格说。

“不，不，”

汤姆说着，可双眼却并没看着帕格，他又在注视希莉娅，这目光使希莉娅怀疑自己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，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裙子，才发现他的目光并不在那，他看的是自己的脸。

“那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帕格说。

“为什么不到我们房间去呢，伊万也许喜欢在那儿见你，我可以给你们弄点喝的。”

“我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吵一架。希莉娅，你介意和我一块儿去吗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希莉娅不知道她还能说什么，帕格一得到希莉娅的同意，立刻站起来要走，甚至忘了还没喝完的科温克酒。希莉娅叫住她：

“等等，我还没付钱呢？”

“让我来付吧。”汤姆争着说。

“不用。”

两人推让了一番，最后还是由希莉娅付了钱。

三个人走进圣格门大街后面一条黑黑的小巷里，帕格内心着急，匆匆走在前面，把希莉娅丢给了这个陌生的小伙子。希莉娅的第一个感觉是汤姆比她还要高，这使她感到一丝安慰。可出于习惯，希莉娅还是跟他拉开了一些距离，汤姆看上去象个不爱多说话的人，象格雷厄姆·格林那本有名的小说题目：“沉默的美国人”。不过小说中那个主角可是个凶狠残暴的家伙。

“你从北方来？”他问道。

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曾经到过北爱尔兰。你是在休假吗？”

一般的美国人爱说度假，他倒有些特别。希莉娅边想边回答了他：

“是的。”

“就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？”

她看了他一眼，街灯下的一切都有些模糊。

“对不起，”汤姆说，“刚才帕格明明告诉过我你是和丈夫一道来的。”

“噢，我们明天在维勒佛朗西会面。”

“这么说你只在巴黎逗留一晚上。”

她点点头。两人没再说话，一直走到了他的住所。帕格在那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由于院子门锁着，她没能进去。汤姆打开了院门，这时希莉娅发现他又偷偷看了自己一眼，那目光就好象深藏着好奇而又不愿被对方发现一样。

“等一下让我打开灯。”

汤姆说着把他们领进一个漆黑的小院，摸索着打开了电灯。灯光昏昏蒙蒙的，只能勉强照亮穿过院子的小路，他们住的是一幢小小的平房，汤姆又一次打开门锁，把他们引进了前厅。

希莉娅一进去就发现这套公寓很小，右边是一间小巧整洁的厨房，一个卫生间，卧室里黑着灯，前厅的椅背上搭着一件深色的男式夹克衫，上衣口袋里露出一条白色的手绢。起居室也很小，一个长得很英俊的男子躺在地板上，穿得很整齐，下面是一条黑色西裤，上面是白衬衫和红羊毛领带，看到这些，希莉娅不由又想起葬礼上那位死者。